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国学论谭

相李清照将重阳《醉花阴》词寄给赵明诚：“薄雾浓云愁永昼，瑞脑销金兽。佳节又重阳，玉枕纱厨，半夜凉初透。东篱把酒黄昏后，有暗香盈袖。莫道不消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。”明诚废寝忘食三日夜得五十阙，杂以易安之作征求其友陆德夫意见。德夫把玩再三，说：“只‘莫道不消魂’三句绝佳。”自此而后，历代不乏赞赏之声。而写出“今年花落颜色改，明年花落知谁在”的刘希夷，初则声名不著，只因孙翌编《正声集》，其中所收希夷诗最多，从此大为时人所称。可见作品的成功，师友的意见固然重要，传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，但关键还在于能否经受时间的冲刷。可以说，大凡经由选本传播穿越时间而脍炙人口的，理所当然就是好诗。

一、阅读与体悟

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”，这是杜甫的体悟所得。“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吟诗也会吟”，就多半是衢塘退士的广告语了。然而，熟读与体悟往往只是一念之隔，请以绝句为说，用概其余。

清施补华说：“绝句着意点当在第三句，第四句只作推宕，或作指点。”如王勃的《山中》：

长江悲已滞，万里念将归。
况属高风晚，山山黄叶飞。

“况属”，是转进一层说，结出下文。上两句悲路遥，下二句伤时晚。分两层写，更觉萦纤，黯然魂断。

张说的《送梁六》：

巴陵一望洞庭秋，日见孤峰水上浮。
闻道神仙不可接，心随湖水悠悠。

首两句写景，第三句“不可接”三字，遂使实境化为缥缈之景，跌出第四句。

可见第三句是全诗的枢纽。绝句寥寥二十八字，若变化过多，势不可能；要语短意长，则第四句方可留作推宕指点之用。例外的是李白的《越中怀古》：

越王勾践破吴归，战士还家尽锦衣。
宫女如花满春殿，只今惟有鹧鸪飞。

此诗前三句均是当时场景，点睛之笔却在第四句，即前两字“只今”用作转换或转舵，而“惟有鹧鸪飞”，则作为推宕或指点之用，与前三句形成强烈对比。又如刘中庸的《征人怨》：

岁岁金河复玉关，朝朝马策与刀环。
三春白雪归青冢，万里黄河绕黑山。

此作第四句不见转舵，第三句也似乎没有发力。四句都是眼下所见，却正是第三句“三春白雪归青冢”不露声色地暗中发力，读来却极具震撼力。应知与前两句即兴之景不同，后两句已转入战后的永恒之景了。真所谓“一气呵成”，可见大作家自有抒轴。青冢，这里是泛指。

而绝句的起句，或写景，或叙事，或抒情，比较起来，以写景为多，叙事和抒情次之。写景要做到姜白石所说的“意中有景，景中有意”，而由眼前景色着手，则很容易切入。如赵嘏的《江楼怀旧》：

独立江楼思渺然，月光如水水如天。
同来望月人何在，风景依稀似去年。

第三句才指出怀旧的题意，“同来”应第一句“独立”，“人何在”应“思渺然”；结句应第二句“月光如水水如天”，读来倍增失落之感。

再如王昌龄的《西宫春怨》：

西宫夜静百花香，欲卷珠帘春

恨长。斜抱云和深见月，朦胧树色隐昭阳。

开始便将西宫春怨写了出来，第三句“深见月”，逗出第四句。云和，瑟也。

关于结句，要有“有余不尽”之意，语不能不绝，而意则不能绝，不然便索然毫无余味。上举各诗的结句“朦胧树色隐昭阳”、“风景依稀似去年”、“心随湖水共悠悠”，一篇读罢，无不余音绕梁。即便王勃的“山山黄叶飞”、刘中庸的“万里黄河绕黑山”，也都为读者设计了遐想空间。这就是一篇作品成功的关键。又如李白的《玉阶怨》：

玉阶生白露，夜久侵罗袜。
却下水晶帘，玲珑望秋月。

全篇不说出怨，却活画出一个女子深夜不寐，在百无聊赖中伫立凝望的情景。其间哀怨之深，我们可于言外得之，可于想象得之。末了以“玲珑望秋月”一句作结，正表现出无聊凝望的一种画面，又给读者一种感情上悠然不尽的暗示，于是便自然感受诗中女主角的一往深情，令人读之低徊宛转，不能自己了。

还有一种，表面上看似很斩截，无余韵，而实则仍有“有余不尽”之意。如王维的《杂咏》：

君自故乡来，应知故乡事。
来日绮窗前，寒梅著花未？

此诗的结句是如此斩截，然而不能说没有“有余不尽”之意：作者想到故乡家园中的寒梅，则其思念故乡之深，可以想见。除寒梅外，其他当亦在想念之中了。

以上就是一首绝句（包括律诗）的整体框架，还是四个字：起承接合。至于笔底工夫，全在作者如何涵泳。但首先下字要稳，就是除却此字更无他字可代。唐庚有一则苏东坡的故事：“东坡作病鹤诗，写到‘三尺长胫瘦躯’，空其末字，使任德翁辈等补之，先后数字，东坡然后取出其稿，却是‘阁’字。此字既出，俨然就是病鹤矣。”为何别人所补均不合适，独是东坡之“阁”（古与“搁”同）字好，便是只有“阁”才足以形容病鹤的“病”态来。其次下字要响，前人说：“下字炼句，须解得‘高亮’二字。不高不亮，诗虽好，亦减成色。”于此可知贾岛“鸟宿池边树，僧敲月下门”，既想用敲，又想用推，韩愈以为敲字响亮。则此敲字不仅有声音的响，更是意义的亮。惟其意义的响亮，才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。

当然，凡是好诗都能做到“句无剩字”。有剩字的不是好句，也就是说，诗中必须每个字都有其作用，一字增减不得。如五言增两字为七言，是所增两字必为剩字。七言中减去两字仍为完美的五言，则所减两字必是剩字。有剩字，又岂得称为好诗。此外，还应注意每句与上下文是否相称。一首诗不难于有佳句可摘，而难于无佳句可摘。无佳句可摘的好诗，常使人有有往而不佳之感，古今大家都如此。施补华说：“七律以元气浑成为上，以神韵悠远为次，以有名句可摘为又次，以小巧粗犷为下。”所谓以“有名句可摘为又次”者，其道理便在于虽有佳妙之句，但上下整体不能融洽。正如前人所说：“七句壮士声气，杂入一句美女情调。”岂不风景大煞，要说好也难。

二、好诗与批评

老杜“新诗改罢自长吟”，道尽新诗改罢，快然自适之趣。又有名篇佳什，出语惊人，则白居易“野火春风”之句，能教颀况前偃



蒋兆和绘《杜甫像》

后恭；贾长江“秋风落叶”之联，遂使后生竞相捋扯。而世间流传好诗，或亦有白璧微瑕，不尽惬读者之意者。

胡应麟指出：“杜甫总兼一代，若地负海涵，包罗万汇，故利钝杂陈，巨细兼蓄。”其代表作《秋兴八首》，忠爱之忱，溢于言表，所谓身在江湖，心依魏阙是也。故钱谦益入清后追和其韵，有《后秋兴八首》之一乃至十三，亦均与国事有关。《唐宋诗醇》曰：“富丽之词，沉浑之气，力扛九鼎，勇夺三军，真大方家如椽之笔。”而胡应麟说：“老杜‘昆明池水汉时功，武帝旌旗在眼中。织女机丝虚夜月，石鲸鳞甲动秋风。波漂菰米沉云黑，露冷莲房坠粉红。关塞极天唯鸟道，江湖满地一渔翁’虽极精工，然前六句力量微减，一结奇甚，竟似有意凌砌而成。”胡震亨说：“‘昆明池水’前四语故自佳绝，奈五六肥重，‘坠粉红’尤俗。”视角不同，言其不足之处，自别有见地。

又指出：“太白才超一代，如星悬日揭，照耀太虚，故高华莫

好诗还会么

吴忱

并，色相难求。”其七言绝句，古今独步。《清平调》三章，是为杨贵妃作，后人赞声不绝，实至名归。如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，若他人下笔，必不用“想”字，此所以妙绝一世也。而陈继儒评第三首道：“三诗俱复金石，而此篇尤胜，字字得沉香亭真境。”然第二首“金石”之声何在？中行先生尝谓：“形容本朝妃子，而曰‘一枝红艳露凝香’，其语已不无轻佻；又曰‘巫山云雨枉断肠’，复涉恶俗之嫌。想见高力士之所以进谗得逞，不独以飞燕之比杨妃为不敬而已。

又如苏东坡，清赵克宣读后感受是：“苏诗二千余首，其间游戏不经意与牵率酬应之作，居其大半，读之往往未及终卷，辄生厌弃之思。”又陆放翁，则查慎行认为：“剑南诗非不佳，只是蹊径太熟，章法句法未免雷同，不耐多看。”又胡应麟指出：“李太白多率语，杜子美多放语。明李梦阳多粗语，何景明多浅语；李攀龙多生语，王世贞多巧语。都是大家常态，然而后学不可为法。”“后学不可为法”，这是直面“大家”既要有敬畏之心，又不轻率盲从的务实态度。

但若是一篇初成，尚未改罢，有待推敲，那就得主动获取师友的批评了，不是为讨表扬，而是要求指陈得失。岳珂《程史》记一事说：“稼轩好戏《贺新郎》一词，自诵其警句道：‘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’又吟：‘不恨古人吾不见，恨古人不见吾狂耳。’每次都问座客何如。不久，又作一《永遇乐》，首章曰：‘千古江山，英雄无觅孙仲谋处。’结语曰：‘可堪回首，佛狸祠下，一片神鸦社鼓。凭谁问、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。’置酒召客，使妓迭歌，遍问来客，必使摘其疵类。余时年少，勇于言，偶坐于席侧，稼轩顾问再四，遂率然进曰：‘前篇豪视一世，独首尾二腔，警语差觉相似。新作《永遇乐》则微觉用事稍多。’稼轩大喜，谓座中曰：‘此实中吾病。’于是咏改其语，日数十易，累月犹未竟，其刻意如此。”这是说好诗之成，并非一蹴而就，虽大作家也得过此一关。

王士禛《香祖笔记》也记一事云：“阳羨陈维崧之弟初次入都，手写行卷三通。友人问准备请谁看，回答是：吏部刘体仁、户部汪琬、礼部王士禛。友人笑道：‘吾为你预卜，汪得卷必摘其瑕疵而为之批驳，王得卷必取其警句大加揄扬，刘则一览掷去，无所可否。’到后果然如此。”作为反衬，王又叙一事说：“唐僧儒未发迹时，以诗进谒刘梦得。梦得为飞笔点窜，僧儒深感不爽，此事直到牛作宰相后才吐露。刘愧悔不及，郑重告戒子孙。”（见《居易录》）

可见世间人心，大抵不古，因此如刘梦得、汪琬能认真摘其瑕疵者已属稀缺珍品，欲真有所裨益，实非易事。但是，与其为王士禛捧杀，还不如让刘体仁棒杀！

三、辨俗与品雅

前人曰：读诗之始，务辨雅俗。雅者，雅正而不庸俗，温厚而不刻露，沉郁而不浅薄之谓也。俗者，一切庸俗、儂薄、鄙陋之辞。陆游曾说“俗人犹爱未为诗”，意思是，诗要是到了连俗人也都喜欢，那一定不会是好诗。寄庐老人指出：《红楼梦》中为香菱所爱之句，便是陆游所作，题为《书室明暖终日婆娑其间倦则扶杖至小园戏作长句》：

午睡宜人胜按摩，江南十月气犹和。重帘不卷留香久，古砚微凹

聚墨多。月上忽看梅影出，风高时送雁声过。一杯太淡君休笑，牛背吾方扣角歌。

三、四句的确曾为好多人赞赏，故常用作书房楹联和试帖馆课的试题。第一、二句也甚相配，唯后四句不称，结语尤欠圆润。但最足以用来说明俗人所爱的诗当是陆游的《闲居自述》：

自许山翁懒是真，纷纷外物岂关身。花如解笑还多事，石不能言最可人。净扫明窗凭素几，闲穿密竹岸乌巾。残年自有青天管，便是无锥也未贫。

三、四两句更是人人所爱，一直传诵不衰。第一句写闲并点出懒字，颌联承上，写自身自外于外物之闲。第五句指居家之闲，第六句指外出之闲。末联一结，道出作者是“自有青天管”的大闲人，纵无立锥之地，也不会再贫了。

笔者以为，“花如解笑还多事，石不能言最可人”两句，确是神来之笔，但只是孤立之存在，通篇则诗味不足。陆游的写闲，看似不拘行迹，末两句收笔却未免草率，“贫”字也不无趁韵之嫌（按吴焯在放翁另一首诗“忍贫”句旁批：屡屡言之不置，即是贪慕鄙夷）。而同样写闲，杨万里的《闲居初夏午睡起》通过动态勾勒，字里行间活脱表现出作者悠闲自在的人生乐趣，却比陆游高明多了：

梅子留酸软齿牙，芭蕉分绿上窗纱。日长睡起无情思，闲看儿童捉柳花。

此作胸襟洒脱，周密评道：“诗家谓诚斋诗多失之好奇，有伤正气，但如‘梅子流酸软齿牙’一首，却极有思致，诚斋也对人自道：工夫只在‘捉’字上。”

杨万里不特诗有别才，即小词亦有雅致。其《好事近》云：

月未到诚斋，先到万花川谷。不是诚斋无月，隔一庭修竹。

如今才是十三夜，月色已如玉。未是秋光奇绝，看十五十六。此作层层推进，回旋往复，余味不尽。前人说：“东坡词是曲子中缚不住者，诚斋词又何必多让。乃知有气节之人，笔墨自然不同。”

同是《好事近》，同是写中秋，而“笔墨不同”者近代还有人在，他便是大数学家苏步青。词云：

梧影上凉阶，露与鬓丝俱白。目送一行归雁，趁西风明月。

今宵玉镜漾金波，好把桂枝折。不怕广寒寒冷，怕嫦娥愁绝。上片写景，而意景俱到；下片即景见意，音情深沉，优雅而不失敦厚。

然而，金月亮也有写中秋的《鹊桥仙》：

停杯不举，停歌不发，等候银蟾出海。不知何处片云来，做许大通天障碍。

虬髯捻断，星眸睇裂，惟恨剑锋不快。一挥截断紫云腰，仔细看嫦娥体态。

《艺苑雌黄》徒见其“俚而实豪”，而不知其结拍之猥琐恶俗，无以复加，所谓文品即其人品，不足称道！

当然判定诗的好坏，还可借用钱锺书《宋诗选注》的去取标准予以界定，这就是：大凡押韵的文件、学问的展览、大模大样仿照前人的假古董、把前人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，以及有佳句而全篇太不匀称者，想必均无资格入围好诗！

那末，“好诗”还会么？笔者比较乐观，大诗人赵翼也早有预言：“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”（《论诗》）但看我们如何把握罢了。